

# 导 论

研究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掌握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二是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

## 第一节 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要掌握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军事思想和它的研究对象。对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做了科学的表述。该书的《军事思想》指出“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通常包括战争观、战争问题方法论、战争指导思想、建军指导思想等基本内容’”。

那么，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就是研究蒙古民族在几百年的战争实践中，对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过程，即蒙古民族的战争观、战争问题方法论、战争指导思想和建军指导思想等内容及其演变过程。

### 一、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根据

第一，每个学科都有本身特定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每种学科，都是人们从宇宙间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思想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因此每种学科的研究对象，对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是共同的。比如，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地理学研究对象都是研究地理环境；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学研究对象都是研究社会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任何一个民族或国

家的战略学研究对象都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战术学研究对象都是研究具体战斗的指导规律；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军事思想的研究对象都是研究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 即研究战争观、战争问题方法论、战争指导思想和建军指导思想等基本问题。

第二 我们借鉴了从孙子经过克劳塞维茨到马恩列斯、毛泽东的古代、近代、现代的诸多种军事思想。不同的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家、不同个人的军事思想由于其产生的条件不同 各有其本身的特点 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 这是事物的个性 但是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个人的军事思想之间有相互联结的共同的一面“，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第 318 页）这是事物的共性。因此 蒙古民族军事思想跟孙子、克劳塞维茨、马恩列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之间确实既有不同的一面 又有共同的一面。所以 借鉴孙子、克劳塞维茨、马恩列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确定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准确性，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

## 二、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同蒙古兵学其他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当然就是蒙古民族军事思想的发展史，因此为准确掌握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需要搞清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同蒙古兵学其他学科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在蒙古兵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蒙古兵学是由多种学科组成的科学体系 蒙古民族军事思想是其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军事科学依赖于经济文化和战争的发展，随着现代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现代军事科学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和复杂。蒙古兵学作为古代军事学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它的水平无疑比现代军事科学低得多，它的学科划分无疑也比现代军事科学简单得多。但是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 进行过长期大规模的战争，

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创造了别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由多种学科组成的蒙古兵学体系。

根据十几年来对蒙古兵学的研究实践，可以设想出蒙古兵学中可能划分为如下一些学科：一是军事思想。二是军事历史，包括战争史、军事思想史等。三是军需给养供应学，具有在无后方作战的条件下保障军需给养的丰富经验。四是战略学（或称方略学、兵略学），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不仅同一个地区或国家作战，而且同时跟两个以上的地区与国家作战，具有丰富的战略指导经验。五是战役学，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和北元都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类似近现代的战役，其中有的是诸兵种合同作战，具有指挥战役作战的丰富经验。六是战术学，蒙古民族在这方面的经验更为丰富多采。七是军兵制学，蒙古民族的兵制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包括战争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分为骑兵、步兵、水军、炮兵、弓弩兵、工匠兵、通信兵即驿站兵等等，按民族成分分为蒙古军、汉军、契丹军等等），兵役制度（在蒙古国的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兵役制度），武器装备的生产与管理体制、动员制度、武装力量的组织体制编制（如十夫、百夫、千夫、万夫制等）。八是军事地理、气象学，蒙军在征服世界的战争中具有在各种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下行军、作战和生存的丰富经验。九是军事辩证法，它是研究军事领域矛盾运动一般规律的学科。蒙古民族在长期大规模战争中具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蒙古兵学中当然存在军事辩证法这门学科。军事辩证法是蒙古兵学中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包括军事辩证法）与蒙古兵学中其他各学科的关系是，各学科取得的认识和结论是军事思想的事实根据、思想来源。各学科研究蒙古兵学领域的某个侧面、部分，并取得对这些侧面、部分的认识，而军事思想则对各学科取得的认识，从整体上进行抽象、概括，得出共性的一般的理性认识及理论观点。叶剑英元帅说：“军事科学里的军事思想就好象哲理是最普遍最一般的真理一样，是军事范围最一般的真理”（转引自《中国军事科学》）

1991年第1期第44页)因此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包括军事辩证法)给予蒙古兵学其他学科以理论指导。在蒙古兵学中居于主导地位,蒙古民族军事辩证法是整个蒙古兵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 三、对有关学术观点的探讨

对蒙古民族军事思想的研究对象,一直存在不同观点。例如,成吉思汗、蒙古民族军事思想的研究对象是否只是怎样打仗(战略战术)的思想?怎样打仗的思想当然是成吉思汗、蒙古民族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的重要内容,但它只是一部分,不是整体。如果只研究怎样打仗的思想,就是片面地表面地用部分代替了整体。这只能研究成吉思汗、蒙古民族战争的部分实际,就是总体上脱离了成吉思汗、蒙古民族战争的实际。如果只从建军、打仗的角度研究蒙古民族战争史、军事思想史的话,只能探讨出蒙古民族战争的部分规律和蒙古民族军事思想的部分内容,不可能探讨出完整的蒙古民族战争的特殊规律和完整的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并且,如果只从建军、打仗的角度进行研究,对蒙古民族战争史和军事思想史中许多问题根本探讨不出所以然来,而只有从战争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地理、气候相联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探讨出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及教训来。

不能把从成吉思汗、蒙古民族战争的实际出发从事研究,同在人类先进军事理论,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指导下从事研究,这两个方面绝对对立起来。这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只有在人类先进军事理论,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才会自觉地不仅研究建军打仗,而且研究战争观、战争问题方法论,才能做到从成吉思汗、蒙古民族战争的全部实际出发,才能客观地全面地进行研究。

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作进一步的讨论。

## 第二节 把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关键

原来本想在这一节专门讨论研究方法问题。但由于在本书姊妹篇《蒙古兵学研究》中的“关于蒙古民族古代军事思想的研究方法问题”、“对今后学术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在研究蒙古族古代战争时，应把战略战术严格区分开”等文，较详细地探讨了研究方法问题，因此在本节中对研究方法不做全面讨论了。十几年来的研究实践证明，学术研究的基本途径是理论与史料相结合。如果只掌握理论而不掌握史料，就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过来，如果只掌握史料而不掌握理论，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探讨不出蒙古民族战争的规律。军事科学是综合性的学科，因此从事军事学术研究的人必须掌握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方面的理论，而其中最基本的是应掌握哲学和军事两方面的理论。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下边具体探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战争基本理论，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从而把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问题。

一、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把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包括我们这项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只有掌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才能把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可用可不用的问题，而是必须有、必须用的问题。

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等人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为啥能写出《孙子兵法》、《战争论》那样的伟大军事著作？恩格斯说：“人们

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82 页），而战争同其他社会实践相比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胜负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它强制人们必须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同战争实际相一致，否则将很快遭致失败。《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这个事实说明，孙子虽然不可能有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先进哲学的指导，但是他本身具有虽然是朴素的但是极为丰富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想。辩证法唯物论思想是《孙子兵法》的灵魂、精华。克劳塞维茨虽然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但他利用了当时力学、数学等先进自然科学的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自觉运用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所以列宁说克劳塞维茨杰出的军事思想“受胎于黑格尔”（《列宁军事文集》第 205 页）。毛泽东所以能创造出人类军事史上最高水平的军事学说，就是由于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指导了战争和军事问题。有的外国军事评论家说：“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我认为，这个“全套钥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军事辩证法。

在从事学术研究时，不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研究，必然用唯心主义方法进行研究；不用辩证法进行研究，必然用形而上学方法进行研究。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思维规律。历史上任何一个有作为的军事家及学者，都是把战争同其周围的政治、经济、自然等事物联系起来综合研究的。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民族军事思想时，应遵循辩证法，把蒙古民族的战争同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联系起来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撰写出符合成吉思汗、蒙古民族战争之本来面目的符合实际的学术作品。不应该用与此相反的方法，把蒙古民族的战争同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孤立起来，单纯从建军、打仗方面考察和研究。这样做，只能撰写出仅仅反映了他、成吉思汗、蒙古民族战争的部分规律，或歪曲其本来面目、脱离实际的作品。

700 年前的成吉思汗怎么会知道战争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成吉思汗是知道的。当受到蔑儿乞惕部的袭击后，他求救于王汗、札木合，与之联合出兵击败了蔑儿乞惕部。当着第一次被札木合联军击败后，长期与王汗结成同盟，击败了蒙古高原上的大部分敌人。为了战胜强大的金国，组建了蒙、宋、夏联合反金战线，向外扩张。战争初期，当攻不破城寨之后，利用敌区和占领区的经济技术力量，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经济等等。

我们这项学术研究就是要探索出成吉思汗、蒙古民族战争的规律。要探索出规律就必须研究关系，研究本质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只有运用辩证法，研究同成吉思汗、蒙古民族战争有本质联系的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才能探讨出符合蒙古民族战争实际的规律。把成吉思汗、蒙古民族的战争跟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联系起来考察研究之后得出的符合历史实际的，有历史事实根据的结论，不是把从头脑中虚构的联系放入了历史之中。

在确定成吉思汗或蒙古民族军事思想的研究内容、对象时，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首先要有战争一般规律或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其次要从战争与军事实际中，特别是从成吉思汗、蒙古民族本身的战争与军事实际中进行抽象。具体方法是解剖一至几个，特别是蒙古民族本身的，先进的军事著作和军事家的思想。这样就可以确定出大体上符合客观实际的研究内容对象来。如果与此相反，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指导下从战争实际中抽象概括，而是在局部经验和部分理论知识的支配下把打仗方面或建军、打仗方面的两三条作为死框框，把相关的和不相关的问题统统包容到里边，这就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

二、掌握战争基本理论是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把握正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又一个关键

我国把现代军事科学分为军事理论科学和军事技术科学两大

门类。军事技术科学是研究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保养的技术和军事工程技术的，军事理论科学分为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两大门类。军事学术中又分为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队指挥学、军制学等十几个学科。因为军事科学是庞大的知识体系，所以即便对职业军人也不能要求他全部掌握，对从事我们这项学术研究的人更不能要求全部掌握。但是，从事我们这项学术研究的人，必须掌握战争基本理论，就是共性的一般性的军事理论。这点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可以在较短的期间内学到手。

从事军事学术研究的人，必须有军事理论准备，掌握战争基本理论，而且不能只零碎地部分地掌握，必须完整系统地掌握战争基本理论。

比如《孙子兵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还研读它。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指定《孙子兵法》为 1991 年度所有陆战队官兵的必读书，官兵们争读此书，在沙漠的帐篷里，或在待命的军舰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为中国人只要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应该研读此书，特别是我们从事军事学术研究的人更应该研读它。谁要想掌握战争基本理论，就必须研读此书。《孙子兵法》一开篇就指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道、天、地、将、法五个因素。如果研读过此书的话，经过触类旁通，就可以知道成吉思汗打仗不可能只靠三两条作战方法，就可以知道成吉思汗军事思想不会只是建军、打仗的思想。

再比如，每一个从事军事学术研究的人，无疑都应该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揭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指导能力等因素。这是毛泽东从古今中外的战争中抽象出来的战争致胜的普遍规律。如果读懂了毛泽东的这个论述的话，就可以知道成吉思汗不可能只靠三两条作战方法赢得胜利，也可以知道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不会只是个建军、打仗的思想。

还比如，成吉思汗在战术上是以多胜少，还是以少胜多的问题，已争论了十几年。为避免重复，放在这里一并讨论。这个问题

也只有主要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战争基本理论之法解决。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的搏斗，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竞赛。精神力量所以也是战斗力的一方面重要因素，是因为精神能转化成物质。所以战场上的搏斗归根结底是物质力量的竞赛。一般情况下在战场上物质力量强的一方总是战胜物质力量弱的一方。强胜弱败是战争的普遍规律。应从精神实质上领会这一军事原理，不宜在名词术语上钻牛角尖。如果不仅在战役战术上，而且在战略上也保持优势那当然更好。所以克劳塞维茨说：“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如果战略上处于劣势的话，主要通过集中兵力的途径争取在战役上的优势。如果在战役上也处于劣势的话，也是主要通过集中兵力之法争取在具体战斗中，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即在战术上取得优势达到以众击寡、以强击弱的目的。这一点，主观指导能力强的战争领导者都可以争取到。如果战争指导者由于主观指导能力低下，战术上的优势也争取不到，下文必然就是失败。包括蒙古民族战争在内的古今中外的任何战争，都不能逃脱这个规律。因此之故，古今中外任何有作为的战争指导者和军事家，从孙子、埃帕米农达（公元前古希腊统帅、政治家）经过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到毛泽东无不力主集中兵力在战术上以多胜少、以强击弱的作战指导原则。

根据十几年来的研究实践来看，要搞清成吉思汗的战术指导原则究竟是以多胜少还是以少胜多的问题，还需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不仅要把战略战术严格区分开，还要把战役和战术严格区分开。关于前一个问题在《蒙古兵学研究》一书中的“在研究蒙古族古代战争时，应把战略战术严格区分开”一文中讨论过，故不在此赘述了。现只对后一个问题提出肤浅的看法。战役这个作战行动不仅存在于近现代战争中，也存在于古代战争中，《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述。战役是“军队为达到战争的局部目的或带全局性的目的，根据战略赋予的任务，在战争的一个

区域或方向 于一定时间内按着一个总的作战企图和计划 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总和(“上书《战役》)从这个表述就可以看出战役同战略、战术的关系。战役处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中间地位 它从属于战略 受战略的指导 它又对战术起指导作用。战术是“指导和进行战斗的方法”(见上书《战术》)它从属于战略、战役。因此 战役和战术是有区别的，不能把二者加以混淆，更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也就是说 不能把战役上的以少胜多或以多胜少当成战术上的以少胜多或以多胜少。比如 拿破仑进行的意大利远征、马伦戈会战、奥斯特利茨会战和耶拿会战 再比如 成吉思汗进行的灭乃蛮之战 攻占布哈拉和撒麻耳干的河中战役 哲别和速不台消灭 8 万俄、钦联军之战等等 都是由多次战斗组成的战役 有的是由两三个以上具体战役组成的在大的独立的方向上进行的带有全局性目的的战略战役。因此 这些会战、战役的以少胜多或以多胜少是战役上的甚至是战略上的 不是战术上的以少胜多或以多胜少。所以，把拿破仑和成吉思汗在战役上的以少胜多当成战术上的以少胜多 由此认为他二人的战术是以少胜多 这是不妥当的。拿破仑和成吉思汗怎样在战略上、战役上以少胜多的 拿破仑自己道出了谜底：“在必要的地方和必要的时间 使自己的军力超过敌人”。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作为拿破仑战争的参加者并主要根据这个战争经验写的《战争论》、《战争艺术概论》对集中兵力 战术上以多胜少的作战原则 做了详尽的讨论。成吉思汗在乃蛮战中提出了凿穿战法 道润梯步译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188 页)凿穿战就是搞主要突击 在决定性地点 也就是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以强击弱。蒙金战争的参加者金国丞相徒单谏说金军所以败是因‘散而守’蒙军‘以聚攻散’(“〔元〕脱脱等撰《金史》第 99 卷 徒单谏传)《明实录》等明朝史书更大量地记载了蒙军以聚攻散的史实。以聚攻散就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战术上以多胜少 以强击弱。

第二 要有史料根据 同时对史料要做考证辨伪工作。根据一

定的史料进行合理判断是必要的，但不能凭空猜测。比如，说成吉思汗三次攻金歼敌 120 万，在翠平山和獯儿咀歼敌 40 万 会河堡之战歼敌 30 万等等都是没有史料根据的。再比如，史书记载哲别统军 2 万征西辽，当时篡夺西辽政权的屈出律听到消息就逃走了，蒙军未打一仗就占领了西辽，因此这里不存在以少胜多的问题。又比如，史书记载花刺子模国王是带少数部队逃走，东躲西藏，更未敢同蒙军交锋 说该国王率 4 万人逃走 被追击的 3 万蒙军战胜之说也不能成立。还比如，根据史书记载，成吉思汗是用几千人包围消灭了由百人警卫的王汗本部，不是用几千人围歼了王汗的 3 万军队。总之，要有史料根据，不能凭空猜测。搞学术研究要有史料依据 但是对史料要做考证和辨伪 不能看啥信啥。比如 獯儿咀之战金军 30 万 野狐岭之战金军 40 万甚至 50 万、金遣 60 万攻打耶律留哥、西夏遣 50 万救援灵州等等史书上的记载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另外 我们很熟悉的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我党从 1945 年 8 月开始急速从关内调派部队配合前苏军收复东北，到当年 10 月共调进东北 11 万。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由陆、海、空向东北运兵 到 1945 年底才达 15 万人（其中可能还有被收编的当地伪军）金朝在 700 年前的交通条件下怎么能从关内一下子派 60 万军队到辽东攻打耶律留哥呢？再比如，我们也很熟悉的平津战役的战场，正好是成吉思汗从 1211—1214 年三次征金战场的一部分。从 1948 年 11 月开始 傅作义把 50 余万国国民党军队经极力收缩，部署在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长达 500 公里的铁路沿线 防守在唐山、芦台、塘沽、天津、杨村、北平、良乡、涿县、康庄、怀来、新保安、张家口、张北等十几个大小城区。金朝怎么能在一个獯儿咀之战就派去 30 万，一个野狐岭之战就派去四五十万呢？不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在海湾战争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 52.5 万部队部署到海湾，而且部署时间长达 6 个月。此次军事集结，牵动了美国在国内和海外的所有基地，运用了全部战争机器 连后备役和国家自卫队也都动员起来了。700 年前的金国一次

作战就动用几十万军队，甚至小小的西夏一次作战就动用 50 万军队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作为科学研究是不能以这种史料做根据的。

### 三、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上边讨论了为正确掌握研究对象、方法 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战争基本理论以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问题。为落实这个问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为了应用要对理论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强调对革命理论要应用 不能束之高阁 空谈一阵。为了达到应用的目的 对理论要弄懂 融会贯通。比如 集中兵力、战术上以多胜少、凿穿战、以聚攻散等几个作战原则 各是什么意思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一面称赞成吉思汗的凿穿战，一面又认为成吉思汗的战术原则是以少胜多；一面称赞成吉思汗的凿穿战，一面又否定成吉思汗的以聚攻散；一面称赞成吉思汗以聚攻散，一面又认为成吉思汗的战术原则是以少胜多等等。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对几个作战原则没有搞清，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融会贯通。

二是要纠正轻视理论的倾向。毛泽东说：“有工作经验的人 要向理论方面学习 要认真读书 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 上升成为理论 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18—819 页）这句话 对我们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不应在毫无军事理论准备的情况下盲目地干 走弯路 事倍功半 甚至劳而无功。

三是要以学习经典著作为主，用经典著作的理论指导研究实践。这里所说的经典著作 除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外 还包括上述的以《孙子兵法》、《战争论》为代表的古代、近代的先进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非经典著作当然也应该学习 但应警惕那些理论观点有严重错误的著作。特别应防止在学习符合个人观点的就接受，不符合个人观点的就一概排斥的倾向。

### 第三节研究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 的作用及意义

研究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对哲学社会科学中许多门类的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为构建蒙古兵学 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蒙古兵学是关于蒙古民族准备与实施战争之特殊规律的理论体系。蒙古民族从 12 世纪末到 13 世纪末，即从成吉思汗时代到忽必烈时代进行了约百年大规模征战，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军事业绩；14 世纪 60 年代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被推翻后，北元以及卫拉特（瓦剌）蒙古又进行了长达 300 多年的战争。这些史实说明，蒙古民族长期大规模战争，得到了符合战争实际的兵学理论的指导，也说明这个兵学理论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形成，后来又得到继承和发展。可惜的是，时至今日没有发现传世的有关蒙古兵学专著。清代昭槁著《啸亭杂录》记载：清军蒙古族将领成衮扎布收藏有木华黎所著兵法。但这个兵书已经失传，既无法窥其原貌更无法辨其真伪。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一部记载成吉思汗时代有个“札撒大典”，每逢新汗登基 大军调动或诸王会集〔共商〕国事和朝政 他们就把这些卷帙拿出来 仿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这部“札撒大典”虽然不会是兵学专著，但很可能较多地反映了成吉思汗的兵学理论和蒙古兵学的内容，可惜已失传了。作者判断，当时蒙古兵学的保存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文字记载的某种典籍、兵书，另一种是口头传授的。总之，至今既无传世的蒙古兵学专著，也没有传世的较多反映蒙古兵学内容的典籍。这是蒙古兵学研究方面的一大困难。

但是，从 13 世纪到 18 世纪之间有大量中外史书记载着蒙古民族战争史实，有的史书还较集中地论述了蒙古兵学的某些内容。

比如 赵珙撰《蒙鞑备录》 彭大雅、徐霆撰《黑鞑事略》 加宾尼著《蒙古史》 肖大亨著《北虏风俗》等。人们只要肯下功夫搜集研究大量的有关史书 是可以总结出蒙古兵学的理论体系 建立起蒙古兵学这一学科, 抢救出人类文化宝库中这块瑰宝的。

近代以来 中、俄、美、日等国的一些学者发表了论述蒙古兵学某些方面的著作 为蒙古兵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做出了有益贡献。作者见到的有伊万宁著《铁木真和铁木耳用兵论》、拉姆著《蒙古战法的研究》、布尔霖著《成吉思汗》、台湾 三军大学 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元代和明清二代的部分章节。我国学术界也发表了一部分论著 其中有 1988年由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的陈世松、朱清泽等著《宋元战争史》;1990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达林太著《蒙古兵学研究》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都固尔扎布蒙译《成吉思汗战略战术研究》 都固尔扎布、巴图汉译《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此外还有一些蒙古族军事思想研究方面的论文集等。

本书在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指导下, 着重从军事辩证法的角度 探讨和揭示了蒙古民族的战争观、军事方法论、建军作战指导思想等蒙古兵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及其发展过程。比如 本书从战争观和方法论角度揭示了“征战与蒙古经济特点相结合”这一理论原理。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战争指导者根据蒙古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 因而马匹多兵员谙熟骑术的特点 实行蒙古全军骑兵化 建立起横跨欧亚的汗国后仍以骑兵为诸兵种中的主力。根据蒙古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 因而民众“生长鞍马间 人自习战 自春徂 念粗 意为到 冬 旦旦逐猎 乃其生涯”。(《蒙鞑备录·军政》 王国维笺证本) 的特点 把所有适龄男丁编入军籍,“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明〕宋濂等撰《元史》第 98 卷 兵志一 第 2508 页), 实行了全民皆兵制。根据蒙古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的特点 实行出征时“只是羊马随行 不用运饷”,“其军粮羊与涉马 念挤 手捻马乳”(《黑鞑事略》 王国维笺证本);“食羊尽 则射兔、鹿、野豕为食”(《蒙鞑备录·粮食》) 的给养供应制。根据狩猎业在蒙古经济生活

中占有重要地位和狩猎业的军事特点，军事训练主要通过围猎进行。根据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和全军骑兵化等特点，创立了快速机动、迂回包围、闪击战、宽正面进攻战、凿穿战、无后方作战、万里远征等一系列卓越的战略战术。根据蒙古不产铁、手工业落后的经济特点，利用敌方和占领区的资源、技术力量，组建了庞大的匠军这一兵种，在蒙古建立了强大的军事经济。因篇幅所限，仅举此一例。总之，本书为构建蒙古兵学，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 二、对中国军事科学的繁荣发展将起到一定作用

蒙古兵学是中国兵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者在这里有必要引用一段万耀煌先生在 40 年代对这个问题的客观的精辟的评论。他说：“中国之兵学，至孙子而集理论上之大成，至元太祖成吉思汗，而呈实践上之巨观。此两人者……一则援笔以言，一则仗剑以行，卒以造成历史上中国军威震撼欧亚之伟业，发扬数千年中国兵学蓄精养锐之奇辉。”他说：“近时国人研究兵学，‘动必取资外国，倾倒异域’，好像中国没有兵学，‘中国其果无兵学耶？’读《孙子十三篇》之言，而进索成吉思汗所以发扬之迹，可以省矣！”（布尔霖：《成吉思汗·序言》）这就是说，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兵学是中国兵学宝库中的一块光彩夺目的瑰宝。但已如上述，至今尚未发现一部传世的有关蒙古兵学的专著。因而，蒙古兵学在中国兵学领域中处于空白状态。如何把蒙古兵学发掘出来，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义务。近年以来，中国学术界有一批同仁从事蒙古兵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相信终有一天，蒙古兵学这一丰富多采、独树一帜的兵学被发掘出来，填补上中国兵学领域的这一大空白。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无疑对蒙古兵学这一学科的确立，将起到重要作用。

## 三、对蒙古史以至整个史学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史学是研究社会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人类社会自有战争以来，战争、军事就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现象相互依存，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因此，史

学必须把战争、军事问题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 而在研究有的历史阶段时必须把战争、军事问题作为中心内容。否则 史学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研究和阐述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

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 但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现象相比 有它本身特殊的客观规律。人们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 不断总结战争经验 探索战争规律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军事学。史学研究者为了探索社会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当然必须掌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诸多理论知识，而其中也必须掌握军事理论知识。军事理论是庞大的知识体系，因此不能要求史学研究者全部掌握它 但是史学研究者必须掌握战争基本理论。已如上述 战争基本理论就是军事思想。战争基本理论，应该是史学研究者的必修课。

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就是运用战争基本理论探讨了蒙古民族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实践，较系统地阐述了蒙古民族战争的基本经验。这对蒙古史研究者在内的史学界定会有借鉴作用 会使他们具体地看到在史学研究中只有掌握和运用战争基本理论才能完整准确地阐述社会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也会使他们具体地看到在史学研究中如何运用战争基本理论探讨社会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

# 第一编

## 蒙古汗国—元帝国

### 时代军事思想

铁木真从 12 世纪 80 年代到 13 世纪初统一蒙古高原 创立了蒙古汗国，被尊为成吉思汗，强大的蒙古民族也应运而生。成吉思汗从 13 世纪初到 1227 年逝世为止，征服了西夏、西辽、花刺子模和金国所属黄河、渭水以北地区。窝阔台汗于 1229 年继大汗位到 1241 年逝世为止，灭亡了金国，派拔都西征，征服了东欧大陆，建立起了钦察汗国。1246 年贵由登大汗位，一年多即死去。蒙哥于 1251 年登大汗位，派旭烈兀西征，征服了波斯、伊拉克、小亚细亚 建立了伊利汗国 又亲征南宋 在 1259 年死于征宋前线。忽必烈于 1260 年登大汗位到 90 年代为止，取得了平叛、灭宋等国内战争的胜利，并举行了大规模的海外远征。从此以后，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汗国的征服世界的战争停止下来；并且他所属的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以及察合台、伊利、钦察等汗国也在 14、15 世纪先后灭亡了。

本编从探讨战争规律的角度出发，解剖了具有典型性的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和拖雷、拔都、蒙哥汗、旭烈兀、忽必烈汗几个人的军事思想。